

啓微
SHOUKEI

逆説の軍隊

逆説の軍隊

现代的异化

日本陆军史(1878~1945)

〔日〕户部良一 著

韦平和 孙维珍 译

韦平和 审校



启微
JINGWEI

逆説の軍隊

现代的异化

日本陆军史(1878-1945)

〔日〕户部良一 著

韦平和 孙维珍 译

韦平和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的异化：日本陆军史：1878～1945 / (日) 户部良一著；韦平和，孙维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

ISBN 978 - 7 - 5201 - 4668 - 5

I. ①现… II. ①户… ②韦… ③孙… III. ①陆军 - 军队史 - 日本 - 1878 - 1945 IV. ①E3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5560 号

现代的异化：日本陆军史 (1878～1945)

著 者 / [日] 户部良一

译 者 / 韦平和 孙维珍

审 校 / 韦平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24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668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928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ERIES NIHON NO KINDAI-GYAKUSETSU
NO GUNTAI

BY RYOICHI TOBE

Copyright © 2012 RYOICHI TOB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目 录

序章：解散	1
8月15日	1
视 点	5
 第一章 诞生	14
创建国家军队	14
克服封建制	24
确立军纪	39
 第二章 成长	55
走向职业军人的道路	55
防卫国土	73
对外战争	99
 第三章 鼎盛	118
政党的挑战	118
社会的挑战	143
总体战的挑战	167

第四章 异化..... 192

 改造国家..... 192

 幕僚政治..... 207

 对苏战备..... 226

尾声：自己崩溃..... 246

 战争失败..... 246

 军纪崩溃..... 256

参考文献..... 271

年 表..... 285

序章： 解散

8 月 15 日

杀害师团长

1945 年 8 月 15 日零点半，陆军省军事课课员井田正孝中佐和军务课课员椎崎二郎中佐与近卫第一师团长森赳中将会面。他们来劝说近卫师团发动政变，阻止日本投降。森赳中将教诲他们说，既然天皇已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服从天皇的旨意是军人的职责，尤其是护卫天皇和皇居的近卫师团应有的态度。对此，井田正孝说，为了捍卫以天皇为现人神、一君万民结合的国体，应该诉诸本土决战，战斗到最后。他主张，不战而降只不过是以皇室的安全为借口，实际则是吝惜生命、保存自己，所谓避免更多国民的牺牲和损失也过于患得患失，没有志气。

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最后，森赳中将说他充分理解他们的真情，干脆到明治神宫的神前叩拜，听从神的决断。井田正孝二

人欣然同意，退出了师团长的办公室。二人刚走，同样反对投降的军务课课员畑中健二少佐和数名少壮军官便闯进了师团长的办公室。不久便传来了枪声，森赳中将被畑中健二枪杀，当时在场的森赳中将的内弟白石通教中佐也被杀。

伪造命令

在近卫第一师团中，参谋古贺秀正少佐（东条英机的女婿）和石原贞吉少佐都参与了密谋发动政变的计划。二人得知师团长被杀的消息后都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本来是想在师团长的指挥下集体行动，由此带动上一级司令部的东部军^①参加政变，进而让整个陆军卷入政变。

尽管感到震惊，但是古贺秀正仍然按照早先的计划，拟定了一道师团命令，畑中健二在上面盖了森赳师团长的章。这样，政变便从杀害师团长和伪造命令开始了，而这两件事本来都不在计划之内。

按照伪造的师团命令奉命守护宫城，也就是切断皇居与外部联系的是近卫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芳贺丰次郎大佐不知道这是假命令，部署了自己指挥的部队。芳贺丰次郎相信这是整个陆军发动的一场政变，是所谓的锄“君侧之奸”，请求天皇再做圣断、撤回投降决定的一个义举。让他这样相信的是自称被大本营派遣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

① 东部军，负责关东地区国防事务的日本陆军。——译者注，后文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政变失败

整个陆军参与这场政变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这是因为在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陆军中央确曾有过发动政变护持国体的计划，但是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便确定了遵奉天皇旨意的“承诏必谨”方针，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都表明了不同意政变计划的态度。以前参与政变计划的中坚幕僚虽然对此感到灰心失望，但是已经开始准备投降。突然开始执行计划的只是以畑中健二、椎崎二郎为核心的一部分少壮军官。

井田正孝离开近卫师团司令部以后，到了东部军司令部要求发动政变，但是东部军参谋长高岛辰彦少将已经获悉森赳中将被杀的消息，拒绝了井田正孝的要求。东部军将接到假命令而出动的部队视为叛军，决定讨伐。井田正孝只得承认政变失败。

井田正孝急忙赶往宫城，告诉畑中健二没有得到东部军的支持，劝他撤兵。畑中健二感到吃惊，但是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找出天皇向国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录音盘。这个录音盘应该藏在皇居的某个地方，如果找到并夺取它，天皇宣读诏书的声音就无法播出，也就无法向国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样也许就能够赢得时间，迫使天皇改变主意。这对于政变的军官来说是最后一丝希望。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录音盘。其间，东部军发布命令，撤销伪造的近卫师团命令。不久，芳贺丰次郎也开始发觉自己被骗。下午



图 0-1 1945 年 8 月 15 日政变示意图

说明：政变的主要舞台是市谷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东部军司令部、陆相官邸、爱宕山的 NHK 等。

5 点多，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进入宫城，镇压了叛军，事态很快趋于平稳，石原贞吉被逮捕。

自 杀

井田正孝从宫城绕到陆相官邸，在那里恰好见证了阿南惟几陆相自杀。畑中健二被芳贺丰次郎逐出宫城后来到了 NHK 电台。他在那里恳求让他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倾诉他们的心声，NHK 电台当然不会答应他。

此后，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一人骑马、一人骑摩托车，绕

着宫城散发宣传护持国体的檄文。11点半左右，在盛夏的太阳照耀下，二人从二重桥进入草坪，同时自杀。不久（正午），天皇便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古贺秀正在师团长办公室的森赳中将棺材前自杀；井田正孝企图自杀，但未被允许。

8月19日，被逮捕的石原贞吉也死了，他在去说服反对投降而发动叛乱的部队归顺时被叛军打死。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结局。8月24日深夜，在投降的善后工作有了头绪后，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也自杀了。

视 点

两面性

8月15日的政变意外地体现了旧日本军队明显相互矛盾的两面性。一面是它的狂热。无论怎么从保护国家、民族尊严的纯粹动机出发，当已经注定战败的时候仍然不顾任何牺牲，想要战斗到最后兵一卒，这无疑是疯狂的举动。这些军人以天皇为现人神，然而宁可违反天皇的旨意也要继续战斗，这只能说是一种狂热。

两面性的另一面是，虽然它具有这种狂热的因素，然而作为一个组织，军队并没有被狂热推动，反而封杀了它。当然，这两面有时似乎是交错的。例如，陆军中央的一部分人在天皇做出决定之前曾经倾向于政变计划便是如此。阿南惟几也许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交错情况而自杀的。

姑且不论阿南惟几自杀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应该重视的一点是，在把“承诏必谨”作为军队的方针后，军队按照组织的逻辑采取了冷静的行动。一旦决定了军队的方针，正规的指挥命令系统启动以后，假命令便立刻被撤销，政变被粉碎。

在8月15日以后军队解散的过程中，这种组织的逻辑也得到了贯彻。曾经那样顽强，有时近乎疯狂作战的军队，令人意外地、毫不抵抗地投降，被解除武装，被解散了。战败时，日本有陆军547万人、海军242万人，本土有436万人、国外有353万人。如果当时的人口按照大约7200万人来计算的话，便是动员了约11%的人口。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动员数字。这支庞大军队的一大半在“承诏必谨”的方针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是秩序井然地被解散了。

复 员

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抵抗。除了8月15日的政变，还是零星地发生了一些不承认战败而叫嚣彻底抗战的行动，这是事实。

例如在首都周边，水户的陆军教导航空通信师团军官以下三百几十人据守在上野的山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近卫师团的石原贞吉去说服他们归顺而被杀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埼玉县丰冈（今人间市）的航空军官学校，教官中的一部分青年军官也出现了不安稳的状态，煽动学生。另外还发生了预科士官学校的学生占领川口市的广播站，强行要求广播的事件。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在说服这些学生不要鲁莽以后自杀。海军方面，厚木基地的航空队司令小园安名大佐不承认停战，向全体海军发电报呼吁继续抗战，导

致整个基地卷入了反抗军队的旋涡。

不仅仅是以上首都附近的活动，停战以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前线基地都发生了混乱，还发生了抵抗投降的骚动。但是，重要的不是发生这些混乱和骚动的事实，而是它们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进驻厚木（8月30日）之前都被平息了。

在日本本土以外，各地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但是，这些混乱都没有演变成重大事件，这一点值得重视。国内的复员工作实质上在年内就结束了，从国外回来的军人复员工作除了英军控制地区和苏军控制地区以外，第二年基本结束。这些地方复员晚不是因为日本方面的混乱和抵抗，而是由控制国决定的。

在复员的同时，军队的中央机构也相继被撤销。在战败大约一个月后的9月13日，大本营被撤销。10月15日，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海军的军令部被撤销。11月30日，陆军省和海军省被撤销。这样，曾经强大一时的日军宣告结束，从此消失。

统帅权

看到这样过于顺利的解除武装和解散，清水几太郎曾经评论说，这是天皇的统帅大权所赐。确实，这样看不无道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军队，在接到天皇停战的旨意后，贯彻了“承诏必谨”的方针。昭和天皇8月17日向陆军和海军的军人下赐了敕语，8月25日下令复员时下赐告别的敕谕。另外，昭和天皇向国外（“南方”^①、中

① 南方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和南洋群岛。

国）派遣皇族军人作为代表，再次传达了停战的旨意。这样，天皇的统帅大权在让停战的旨意贯彻到军队组织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是日本能够顺利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军队利用这种大权，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机会追求自己的组织利益，而且给军队的狂热赋予不当权威和权力的也是统帅大权。无论是政府无法对抗动辄提出狂热主张的军队，最终无可奈何地诉诸鲁莽的战争，还是明显败局已定却迟迟不肯投降，主要的原因都在于统帅权的独立。

然而这种臭名昭著的统帅权独立，正如本书将要阐明的那样，本来并不是为了增强军队的政治影响力，也不是企图将军队政治化和让军队介入政治而制定的一项制度。相反，统帅权独立原来是为了确保军队的政治中立性，防止其参与政治。

也就是说，统帅权独立是为了防止军队参与政治而制定的一项制度，然而它不久却变成了支持军队参与和介入政治的制度，最后又发挥了帮助军队解散、结束的作用。这是何等的讽刺和矛盾。

忠于天皇

关于军队的悖论不仅限于统帅权独立。例如，与天皇的关系也是如此。发动8月15日政变的少壮军官都具有将天皇尊崇为现人神的独特国体观。从他们的逻辑来看，停战的旨意不是天皇本来应有的旨意，只不过是“君侧之奸”歪曲了。因此，如果锄掉“君侧之奸”，那么追求护持国体的真正天皇旨意便会显现出来。

不过他们的这种逻辑与现实的天皇旨意发生了正面冲突。他们的行动违反了现实的天皇旨意，而忠实服从的是提出“承诺必谨”的军队首脑以及政府和宫中他们所说的“君侧之奸”。

总而言之，虽然都向天皇宣誓忠诚，但以畑中健二为首的少壮军官所托的天皇旨意与军队组织服从的天皇旨意，从根本上是对立的。这样的悖论在十年前的二二六事件^①中也曾出现。

无论如何，日本的军人，尤其是军官都对天皇怀有一种强烈的有时几乎是疯狂的忠心，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日本军队常常被称为“天皇的军队”，而不是“国民的军队”，甚至有人用“天皇制军队”这样的表述。这样的称呼未必都不恰当，因为军人忠诚的对象是天皇。

不过，如果说忠于天皇就意味着日本军队是非现代的或者现代前的军队，也许不够准确。所谓天皇，无非就是国王。所谓忠于天皇，本来应该与忠于国王是一样的。这一点也正如后文所述的那样，从忠于封建领主，向忠于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中心的国王的转变，是极其现代的现象。这种对现代式国王的忠诚，与政变军官身上所见到的、有违现代信仰方式的天皇崇拜不知不觉同时并存，甚至混为一体的现象也仍然只能说是一种悖论。

“天皇制军队”

日本军队总是给人一种独特的印象。这种印象大半也许是停战

^①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对“统制派”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进行刺杀的政变行动。

前发动政变的军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日本军队狂热行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从一开始就以死亡为前提的特攻队便是如此。发动鲁莽的作战，或者作战失败宁死不撤退，为数不少的这些例子也是如此。曾经发生在战场上的杀死平民、强奸女性、虐待俘虏这样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应该也是狂热的一部分。

不过，这里我想保留两点看法。第一点是，将具有这种特征的日本军队概括为“天皇制军队”是有疑问的。政治体制和支持它的军队的性质之间也许有某种联系，但是不能因为是效忠天皇的军队就必定是狂热的。

关键是“天皇制”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这里也许没有必要重复围绕它的争论史。问题在于“天皇制”这种界定的方法。常常有人说，战前的日本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殊体制，这一点与过去将日本的“国体”形容为“万邦无比”，有某种相通之处。

使用“天皇制军队”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它是支撑极其特殊体制的特殊军队这个前提开始讨论的。这与支撑“万邦无比”“国体”的无与伦比的“皇军”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前者将日本军队断罪为诸恶之源，而后者将日本军队赞美为理想型的军队。在强调其特殊性，拒绝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

也许日本军队是特殊的，但是将它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特殊的“天皇制”，也许应该慎重。世界各国的军队具有作为军事组织的共同性，即使君主制国家的军队也有相应的共同性质。如果要谈论日本军队的特殊性，也许应该首先确认它与其他国家军队之间的共同性。

成长与变化

应该有所保留的第二点是，即使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军队带有狂热的特征是事实，那么日本军队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性质呢？狂热的不合理性是日本军队本来的特性吗？

我们应该切忌只从结果看待历史，否则一切看起来都是必然的现象。日本军队也是如此。片面断定它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是一个狂热的组织，这应该慎重。

例如，1900年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军队曾经以军纪严明而得到高度评价。据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军队大肆烧杀抢掠，而日本军队的抢劫行为最少。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俄国俘虏也给予了超出战时国际法规定的厚待。

日本军队的这种状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日本军队的形象完全不同。它的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呢？我想，日本军队随着现代化和规模扩大，似乎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所谓军队，被称为实践战争这种人类行为中最不合理行为最合理的组织。因此，被战争这种不合理的极限状况所迫，个别的军人动辄做出不合理的举动也许有不得已的部分。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狂热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仅止于例外。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日本军队中，狂热这种不合理性已经不是例外，而近乎是一种常态。

确实，大冈升平的《野火》、结城昌治的《军旗飘扬下》等著作描写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节节败退、组织逐步解体的军队情况，